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当代文坛

王安忆“回归”中篇

——新作《月色撩人》“为写作找到合适的体量”

 收藏文章

 打印文章

 关闭本页

 发表评论

 阅读数[145]

 评论数[0]

【作者】陈熙涵

顶层画廊，一场意为“最后的晚餐”的行为艺术，还有曾经相识的面孔，仿佛夜间粉墨登场的人影，分外撩人。是戏作，还是上海繁华似锦的声色笔记？日前，女作家王安忆在2008年第5期《收获》杂志上，发表了最新力作《月色撩人》，近年来执著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王安忆，此次回归了她最为拿手和出彩的中篇写作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，王安忆称这个8万字小说，为她的写作找到合适的体量。

醉心精打细算的感觉

我们尚且记得曾经怀着怎样的惊喜与王安忆的小说相逢，然而，如今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，想要试图把握王安忆小说的风格总是屡遭失败。《月色撩人》的写作，使王安忆从近年的长篇转向，可以说回归了她最为擅长的中篇。在谈到这个问题时，王安忆表示，“比较来说，其实我最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也不是特别长，而是一些短小的长篇。”王安忆认为，长篇小说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，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。“这需要一种大营造的能力，而这并不是我的强项。”王安忆说，自己至今很满意的一些作品，很多是中篇小说，如《兄弟们》、《骄傲的皮匠》，“我醉心那种精打细算的感觉，那种精巧的结构对我有吸引力”，而“《月色撩人》这8万字篇幅的小说，为我的写作找到合适的体量”。

整部小说是个“长镜头”

《月色撩人》整部小说像是个长镜头，顺畅地在上海的一些时尚场所间滑动。王安忆有别以往地将笔墨洒向了都市夜生活。而这个领域，在王安忆以前的写作中几乎是不曾见到的。在撩人的月色中，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渐次登场。提提，这个来自江南的女孩，有世俗的一面，也有艺术的悟性，生机勃勃，她来到上海，被潘索拾起，后来和简迟生相爱，然后消失在人群中；子贡，一个绝色的男人，阴湿地里的一朵花，游走在城市的夜生活和外国人之中；潘索，现代艺术的策划者和陶普画廊经营者，有着超常的思想和感官体量；简迟生，一个古典气质的男人，富有激情，但已经是衰老的霸王，于是，他在感情上更热爱青春；呼玛丽，一个和简迟生从青春期就开始不断相爱和别离的女人，如今灵魂相对……生活和艺术，爱情和激情，现实和虚构，纠缠着，小说一层层剥开故事的秘密。

抽象空间里期待戏剧性

“其实，我是直到坐下来写，还不清楚这个故事是怎样的。直到写完才稍稍有了点眉目。”在接受采访时，王安忆提到，这个故事可能很早潜伏在她的生活中，但写的时候还不能完全摸到它的样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部中篇会让人想到当年的《我爱比尔》，安忆也是如此，她说，“以前写《我爱比尔》也好，现在的《月色撩人》也好，我对故事发生的这些空间所蕴涵的戏剧性，其实是比较没有把握的。”“在抽象的空间里期待戏剧性，比较容易落空，但是对我而言，这个空间是有吸引力的。”

这个小说没有生活根据

早前，就在《收获》第5期还没有出版的时候，坊间已经流传着《月色撩人》中的人物有着现实中的踪迹，甚至已然拿他们对号入座。对此，王安忆丝毫不回避，她笑着告诉记者，“是有人问我，顶层画廊啊，现代艺术的策划者和陶普画廊经营者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大家的一个朋友。”“其实，那位朋友自己都问过我了，他问我那个人物是不是小说中的主角？后来，他自己看过小说后打电话来，说那个人其实不是他，太不像了。”王安忆说，“其实，这个小说完全是我‘造做’出来的，没有生活的根据。”“最初，我给小说起的名字是《最后的晚餐》，因为故事发生的场景几乎全是夜晚，就像小说里写到，这个城市还是要看夜晚，灯光是它的植被，覆盖了钢筋水泥的干涸表面，开出晶莹剔透的花朵，飞溅而成流萤。夜生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股子颓废劲，是消极的人生，但它其实是城市的影子。正因无数重的帷幕，透出暧昧的轮廓，不知是哪些人和哪些事，结成哪些成因，要演出什么样的戏剧，这戏剧将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情节。许多悬念埋伏在光和影的静息处，哭和笑，潜行着，向着终局。”

“而终局，也就是结尾，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挑战。”王安忆也不例外。

【原载】《文汇报》2008-10-10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，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

更多
加盟
信息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意见反馈 | 投稿指南 | 法律声明 | 招聘英才 | 欢迎加盟 | 软件下载
永久域名: www.literature.org.cn www.literature.net.cn E-Mail: wenxue@cass.org.cn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